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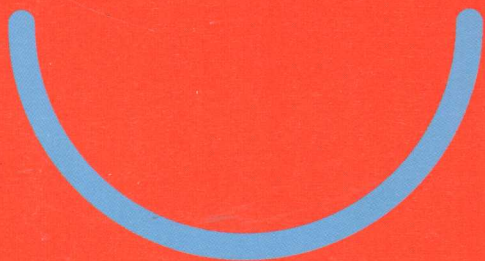
HONEY
BEE
MAN

我爱 男闺蜜



李潇 于淼 ◎ 著

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友情？
有一种情感可以超越爱情，就叫男闺蜜！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014039499

I247.57

3368

V1

HONEY
BEE
MAN

我爱 男闺蜜

上



李潇
于淼
◎ 著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4313

7247.57
3368
V1

0000000000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爱男闺蜜 / 李潇, 于淼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354-5844-5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3655号

策 划: 宋 强 小 刀

图书监制: 马志明

责任编辑: 吴 双 胡 家

特约编辑: 王树兴

装帧设计: 一诺设计

版式设计: 苏 鹊

出版: 长江出版传媒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(电话: 010-83670231)

http: //www.cjlap.com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: 18

版次: 2014年4月第1版

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600千字

定价: 39.80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联系北京时代华语进行调换)



目录 CONTENTS

001 / 引 子

002 / 第一章
不是冤家不聚头

023 / 第二章
旧情是雾霾

042 / 第三章
金牌高级婚恋顾问

064 / 第四章
回锅煎炒余烧

085 / 第五章
纠缠是门技术活

107 / 第六章
都忙的是事业



目录 CONTENTS

- 128 / 第七章
一同闷把骚
- 150 / 第八章
最多当你是闺蜜
- 169 / 第九章
好账算不清
- 195 / 第十章
胶着状态
- 214 / 第十一章
人无再少年
- 236 / 第十二章
降驴十八掌
- 262 / 第十三章
无心插柳柳成荫

引子

叶珊坐到银行柜台前，面无表情地推进去一百块钱。对营业员说：“换一百块一毛的，要钢镚儿！”

营业员瞄到她遮面的墨镜，想她肯定不是小超市来套零的，可这么一个唇红齿白的漂亮姐要这么多钢镚儿打发谁啊？他看出有事，态度越发地小心。

很快，1000枚钢镚儿，共10卷堆放在叶珊门前，她嘴角微微扬了一下，握一卷掂了掂分量，然后将钢镚儿不紧不慢地装进包里。

营业员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，怕是要拿这些钢镚儿去砸人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她一定非常鄙视这个她要下手的人，用一毛都不带一元的，这是极端的鄙视。

叶珊出银行时看了看腕表，她是掐着点儿的，她不是去砸什么人，而是去砸场子，砸前夫吴建瓴的婚礼现场。

算起来，吴建瓴和她离婚才刚刚过去21天。

第一章

CHAPTER ONE

不是冤家不聚头

01

时近中午，五棵松附近的公园里，吴建瓴和尹丽丽的婚礼仪式即将开始，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已陆续到场，三三两两地聚在承办婚庆的彼岸花旗舰店签到处，彼此寒暄着，结伴进入不远处立着鲜花帷幔的草坪。

身着礼服的方骏晃里晃荡地来到签到处，晓米立刻丢下手上的活招呼他。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刚才毕经理来问到了他，她替他打掩护说是去了洗手间。她让方骏赶紧把耳麦戴上，防止毕经理打电话查他的岗，还殷勤地问他有没有吃过早饭，要是没有的话，包子油条煎饼果子还是汉堡？她叫个外卖一会儿就能送到！

晓米是个身材丰腴、像一枚熟果子的热辣姑娘，做事麻利，说话不带喘气儿。说话的当儿，热乎乎的茶杯也没耽误递到方骏手里。

方骏吹着茶叶沫子，抱怨公司婚庆部也不多招几个人，动不动就从他们婚介部拉壮丁。刚要喝茶，冷不丁，手机铃响起来，震耳欲聋

的声音吓得他差点儿呛着。

给方骏打电话的是客户刘慧芸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医院药剂师，其实她就不远处。

方骏问：“刘姐，是不是已经跟马工程师接上了头？感觉怎么样？合眼缘不？”刘慧芸说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情况还有点儿复杂，马工约她在朋友的婚礼上见面，没想到撞见了前夫莫正源，她不知道怎么脱身，早知道这样她就不来了。而且前夫那老王八蛋一个劲儿贴着她说话，还嬉皮笑脸的，让马工看见难免没有想法。而且，当着前夫的面相亲太尴尬了，她想算了，还是撤。

方骏见事情要黄，赶紧撂下杯子劝她：“哎，别……马工条件那么好，我这儿好几位大姐贼着呢，得，我去一趟吧，婚礼在哪儿啊？……啊？这么巧啊，这婚礼就是我们公司承办的，您站着别动啊，我去找您！”方骏挂了电话就往婚礼现场的草坪里跑！

婚礼现场的草坪上，风度翩翩的画家老莫端着酒杯，跟一帮熟人谈笑风生。

老莫说：“男人这一辈子吧，小时候归妈管，年轻时候归女朋友管，结了婚归丈母娘管，老了老了，就归前列腺管了。”

朋友劝他这话可别让小媳妇儿听见，把她比喻成前列腺会有意见的。众人一通笑，老莫并不在意，他把目光移向不远处的前妻刘慧芸。见她 and 那位刚结识不久的马工在说着什么，不时也看向老莫这边，俩人目光撞上，刘慧芸赶紧低头，老莫不自然地冲她笑了笑。

老莫让大家先聊着，说自己碰上个熟人要过去打个招呼，便端着酒杯悠悠然向刘慧芸和马工那边走去。

刘慧芸用目光哀求老莫不要搅局，老莫却意气风发，非要跟这位看起来是前妻对象的会上一会儿。

眼看就要短兵相接，忽然过来一小伙子，像是故意似的将一杯香槟泼在了马工身上。老莫一愣，停住步子，见小伙子攥着空杯子，手

忙脚乱地帮马工清理浸湿的衣服前襟。

闯祸的是方骏。他请边儿上的服务员赶紧带马工到洗手间去处理一下。老莫看看方骏，又看看刘慧芸，明白过来了。

老莫喊道：“吆，哪儿冒出这么一根儿来？慧芸，你搬来的救兵？”刘慧芸赶紧拉方骏，让他不要搭理老莫。

方骏瞧着老莫冷笑了一下：“我这根儿就是专门来搅和你的。”老莫问方骏知不知道他是谁？

“陈世美呗！”方骏把刘慧芸护在自己身后，“姐，甭怕，有我在，绝不让您吃亏。”

老莫装乐：“哎，我没记着有你这么一小舅子啊？”

方骏也跟着乐：“是啊，谁让您老年痴呆了呢。”

老莫有点儿恼，但还想胜方骏一筹：“小伙子，你牙尖嘴利的样子很有我年轻时的风采！”

方骏不屑地说：“这位大爷，您为老不尊的嘴脸也跟我想象中的不差一毫。听说您还是画家，对女学生言传身教，对女模特没把持住，好上了。可以理解，搞艺术的嘛！对了，您画过畜生吗？把持住了吗？”

老莫开始有点儿失态，指着方骏说：“你……你说话太难听了吧！”

方骏不依不饶，“忠言都逆耳。您老保重身体，听说艾滋病就是打畜生那儿传过来的。”

刘慧芸终于忍不住，“噗嗤”一声乐了。老莫瞪了她一眼，又对方骏说：“你信不信，我这就让保安给你扔出去。”方骏耍浑：“信，当然信，反正不是我结婚，您不怕搅和了人家的喜事儿您就扔呗！”

两人正唇枪舌剑，过来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，她一把挽住老莫的胳膊，作出风情模样，冲刘慧芸挑衅地笑了笑。

刘慧芸当然认识她，她就是自己在心里骂过几万次狐狸精的、破坏了她家庭的白洁。刘慧芸表情瞬间僵硬，低下了头。

白洁依偎在老莫身上，换了副表情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哟，人挺齐呀，

好久不见了，慧芸姐，一点儿都没变样，保养得真好！”

方骏早就看明白了人物关系，没等刘慧芸回答，他先抢话：“可不是嘛，女人到了我姐这岁数，老得就慢了，跟您不一样，您有三十了吧？正是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，得有思想准备，不过没关系，早晚您也得到她这岁数！”然后冲着老莫说，“是吧，姐夫？”

说完，方骏拉着刘慧芸得胜班师似的走了。

白洁气疯了，嚷嚷道：“这人谁啊？会说人话吗？你给我站住……”

老莫拉住她：“算了算了，人家办喜事，别冲动。”白洁便质问老莫究竟站哪头。

老莫为难地摊了摊手：“又来了，再怎么说也是我儿子的亲妈，我这么大一便宜都让你占了，还不能让人家过过嘴瘾啊！”

一听老莫提到儿子，白洁更气了：“生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能生，你倒让我怀一个啊！没用的东西！”说完一扭头走了。

老莫看看前妻的背影，又看看现任的背影，猛一口喝光了杯里的酒。

方骏把刘慧芸拽到一边，问她觉得马工怎么样。刘慧芸不好意思，说她就一中药房抓药的，哪儿轮得上挑人家啊。方骏一乐：“这就是喜欢。待会儿马工回来，自然点儿，别把他当成相亲对象，就当是碰见个多少年未见的小学同学。”

刘慧芸还是觉得不知道跟他聊什么。方骏让她听他聊，笑着附和就行，话越少越好，头回见面千万别痛说革命家史。

正说着，马工手臂身上挽着西装走过来。方骏为刚才的事再次向他表示歉意，马工则为方骏能亲自到场而觉得他挺敬业的。

方骏对马工说，刘姐就交给他了，这位大姐人好，就是性格腼腆一些，希望马工多加呵护。

方骏临走时被刘慧芸悄悄拽了一把，问他是不是一直在外头护驾。方骏小声地老实告诉她，他是过来帮忙的，婚礼一开始就撤。

“姐，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横刀立马的事儿就得您亲自来
了！”他叮嘱刘姐。

方骏回到签到处，宾客们已经基本入场了，这里显得冷清起来。

晓米对方骏一口一声哥的，其实算起来，方骏是她师父。她问一会儿是不是就能撤了。方骏说：“早呢，怎么也得等开席，候着吧。”

晓米拖了把椅子，坐到方骏身边来：“你以前没少参加婚礼，都碰上过什么蹊跷事儿？”

方骏说：“那可多了去了。有结婚结一半两家人掀桌子打群架的；有礼炮崩了新郎眼的；有点蜡烛燎了新娘婚纱的；最好看的是前任来搅局的。那场面，嘿嘿……”

晓米有点不敢相信地问：“真有这种事儿？”

“真的。这一般分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前任女朋友或男朋友，说是来送温暖送祝福，其实是来添恶心的，火捻子点着了，坐山观虎斗，就算拆不散你，每年结婚纪念日想起来也得让你跟吃了死苍蝇一样恶心！这还不算什么，还有更狠的第二种——婚内出轨，小三儿扶正。前妻或前夫来参加婚礼，那就是冲着要人命去的，抹脖子开膛的事儿都出过！你不是想办喜事儿嘛，喷你一脸血，让你当丧事儿办！”

晓米惊恐地说：“这也太极端了吧？”

“你没看动物世界里那些发情期的飞禽走兽吗，打起架来，不都赤裸裸地你死我活嘛！以后碰见了躲远点儿，不然很可能拉上你垫背！”

晓米赶紧答应了一声。方骏刚把茶杯凑到嘴边，长廊里响起急促的“吧嗒吧嗒”声。

高跟鞋的声音让俩人立刻警觉起来，循着鞋声看去——叶珊带着大墨镜，披着头发，一身白裙子，女鬼一样飘然而至。到俩人面前，

她“哗啦”一声把满袋子钢镚儿倒在桌子上。

不知何意的方骏和晓米都傻眼了，钢镚儿，都是一毛的。

方骏问不速之客：“您是——”

叶珊字正腔圆地说：“这还用问，来喝喜酒！”

方骏说：“您……是亲朋还是好友？”

叶珊摘下墨镜：“新郎的前妻，来送他最后一程！”

方骏半张着嘴看着叶珊，再看看身边的晓米——好戏登台了，自己真是乌鸦嘴。

叶珊指了指桌上的钢镚儿：“这是份子钱，数完了请登记！”说罢，她径直往婚礼现场走去。

晓米使劲捅了捅方骏说：“哥！这是第二种情况！我们怎么办？”

方骏醒过神儿来，对着叶珊背后喊：“喂，你不能进去！”转过来又对晓米说：“快拦住她，保安！叫保安！”

叶珊哪儿理会方骏，她大步流星，头也不回地往里面走去。

见方骏站起身来追了上来，叶珊马上从竞走变成了短跑。长长的走廊成了跑道，婚礼改了运动场，一路上你追我赶。

端着香槟的服务生被叶珊猛推一把，水晶杯稀里哗啦地摔了一地，旁边擦起来的椅子也被她推翻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。

方骏则跟跑越野赛似的，辗转腾挪、左躲右闪。他一边跑一边用耳麦跟会场里的人通话：“赶紧通知本家！前妻来砸场子啦！拦不住！跑得比我快！”

03

婚礼现场的一角，老莫一边跟朋友们闲聊，一边偷眼观察刘慧芸和马工那边的动静。

忽然一群保安稀里哗啦地朝外面跑去，老莫对边儿上的人直皱眉：

“哎，你们闻见什么味儿没有？”

朋友们都摇头说没有，都问他闻见什么了。老莫说：“火药味儿……”

一帮人顺着老莫的目光，看着保安去的那个方向。

奔跑着的叶珊见后面没有动静，以为甩掉了追她的人，刚松一口气，一拐弯就看见方骏站在前方，挡着她的去路。

方骏一只手叉着腰，一只手撑着墙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别跑了！我……我都快吐了，咱有话……好好说，今儿人大喜的日子，您别想不开……”

叶珊想突围，方骏张开双臂左挡右护地拦着：“您别为难我们，真出了事儿我们这月奖金就泡汤了！您想开点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西出阳关无故人，您也得为构建和谐社会做点儿贡献不是？”

叶珊气恼地说：“让开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！”

方骏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，松了松领带，解开领口，把西装脱下来搭在一边，挽起袖子。叶珊不知道他要干吗，疑惑地看着他。

方骏说：“稍等——行了，来吧。”他一闭眼，作好的是一副准备挨打的姿势。

正在这时候，晓米带着专业保安赶了过来。方骏松了口气，指着叶珊说：“围上！”

“呼啦”一下，保安们把叶珊团团围住。

叶珊杏眼圆睁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！”

方骏指挥着：“都不许动粗啊，保持队形！”

保安们可能受过此类训练，像防暴警察似的围成一圈，对叶珊形成“铁桶包围”。

叶珊无奈又不服气地喊道：“不让进是吧？行，我这就打110，说你们会场里有逃犯，看你们这婚礼办得成办不成！”说着便掏出了手机。

方骏和保安们不至于去夺她的手机，正对着她干瞪眼，过来一个干练的穿西装的年轻男子，他显然是受命而来，对叶珊说：“等一下！叶小姐，我们老板请您进去，想跟您单独聊聊。”

叶珊不相信地看着他，他又交代一句：“不过有言在先，您进去可不能闹。”叶珊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
西装男冲保安们使了个眼色，保安让出条路来，他带着叶珊往会场里走去。

愣站着的晓米转过身问方骏：“就这么让她进去了？不怕出事儿？”

方骏说：“反正没出在咱们身上，人是他们带进去的，跟咱就没关系了。走，带你看热闹去，今儿这婚礼现场肯定得改戏园子！”

04

叶珊随着西装男一路穿堂过室，婚礼已经快开始了，主持人正在台上暖场。叶珊看到帷幔上“吴建瓴尹丽丽永浴爱河”几个字，心里的火马上窜上来，她一把抓住西装男说：“等等，我不见你们老板，我要见吴建瓴！”

西装男哪儿会答应，只要她不要出尔反尔。叶珊说她找吴建瓴就问一句话，保证不扰乱会场，只是跟他私下说一说。

西装男还是不答应，要把叶珊往会场外拉，叶珊挣脱不了他，突然一猫腰，从他胳膊底下钻了过去，冲舞台奔去。

台上的主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手里话筒已经被叶珊一把抢过去。叶珊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可是你们逼我的！”

转过身来她换了平静的表情冲台下说：“今天，是我前夫大喜的日子。感谢诸位来给他捧场，我也是专程来给二位新人道喜的……吴建瓴，你出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

台下的宾客见叶珊来的这么一出，都傻了，只有台口旁的方骏和

晓米是心知肚明的，他俩正一个磕着瓜子，一个喝着可乐。

叶珊还要说什么，话筒已经被人关了。几个保安冲上去拉她，叶珊左躲右闪，围着舞台一通乱跑，还不停地嚷嚷：“吴建瓴，你给我出来，别让我瞧不起你！吴建瓴……”

这时候，有位宾客看到这一幕瞠目结舌，也着急得不行，她就是刘慧芸。因为这位冲到台上去的叶珊是她表妹。她下意识地要到台上去，可身后的老莫一把拽住。

刘慧芸愤然甩开老莫：“什么情况啊这是？今天到底谁结婚？”老莫说：“别生气，是吴建瓴和宝迪拍卖行的千金尹丽丽在这里办婚事，你真不知道？”

刘慧芸一脸错愕地说：“知道我还能来嘛！他不是刚跟叶珊离婚吗？怎么又……”

老莫有点幸灾乐祸：“所以说你不能老埋怨我，男人都这德行。”

刘慧芸责怪老莫早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她。老莫感到委屈，说刘慧芸一见到他就跟见了鬼似的，哪儿有机会说啊！他讨好地问她饿不饿。刘慧芸懒得理她，再去看台上，叶珊已经不见了。

躲过保安的围追堵截，叶珊瞅准空当跳下台。忽然，一个人站到她面前，她立刻收住脚步。

吴建瓴一身西洋歌剧主角穿的那种燕尾服，戴着白手套，唯一不同的是胸前多一枚新郎胸花。他在叶珊面前尽可能地装风度，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她。

见新郎来了，保安也不追了，全场人都看着这俩冤家。

叶珊打量着他，苦笑着说：“你总算肯见我了。”

吴建瓴以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别闹了行吗？”

叶珊带点儿委屈和激愤：“你真觉得我是来无理取闹的？”

吴建瓴沉吟道：“我想，为一段不成功的婚姻结这么大的仇，不值得。请你自重，也给我留点儿面子。”

叶珊轻蔑地说：“呵，你还真以为没你我就活不了？你自我感觉也太好了！我今天来就想知道一件事——你跟她认识多久了？咱俩离婚才几天啊，你就张罗着结婚，是不是因为她你才跟我离婚的？”

吴建瓴辩解道：“我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。”

叶珊说：“承认了又能怎么样呢？你怕什么？我又不能杀了你！我就是想知道，你跟我离婚到底是我的原因，还是你在外头有人了！你脚底板踩了泥，别把责任往我身上甩！”叶珊情绪激动起来。

“我说过一万遍了，离婚是因为我不想再被你冷落下去了，你争强好胜非要在工作上拔份儿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可你不能强迫我也接受这种生活方式，我想跟一个女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，不是跟超人！”

“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人，那你当初为什么没长眼睛，为什么跟我结婚？”

“能忍一时不代表能忍一辈子，凡事都有个底线！就像你现在，应该吗？”

叶珊哑口无言，似乎也意识到自己有点儿过分。她想要扭头走开，却被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叫住：“等一下！来的都是客，喝杯喜酒再走。”

宾客中有人笑了起来，过来的是仪态万千的新娘尹丽丽，她的姿态有点儿扭捏，合体的婚纱难掩隆起的小腹。

台口旁，方骏和晓米都看傻了。方骏小声对晓米说：“肚子都这么大了，不叫婚内出轨叫什么啊？还狡辩！”

晓米的声音大起来：“这女的蒙在鼓里，被骗离婚，真可怜……”方骏“嘘”了一声，怕晓米嚷嚷地被叶珊听见。

叶珊万万没想到，吴建瓴的新娘居然已经怀孕了，她呆呆地看着尹丽丽的腹部，如坠冰窖，感觉自己瞬间成了全场的笑话。

尹丽丽托着一杯酒来到叶珊面前：“他吴建瓴以前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我向你道歉，另外……感谢你成全我们一家三口。”

叶珊愣愣地看着尹丽丽，如木雕泥塑。突然，她一把夺过酒杯，将一杯红酒全泼在尹丽丽的婚纱上。

尹丽丽急了，抬手就要打叶珊。叶珊擒住她的手腕子，反手结结

实实在在地给了她一个耳光。

台下一片哗然。

尹丽丽疯了一样往叶珊身上扑，叶珊也毫不示弱，俩人在台上扭打起来。

吴建瓴赶紧去拉叶珊，央求着：“别打着孩子！别……叶珊你冷静点儿！”见她们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对边儿上的工作人员吼道：“你们还愣着干吗？”

三五个精壮小伙子立即上前将叶珊围住，往台下拖拽，叶珊虽然拼命挣扎，但根本不是对手，被人拖得两脚离地，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：“吴建瓴你个王八蛋！你还骗我不是出轨！咱俩才离婚几天？她这肚子几个月了？你对得起我吗……你……吴建瓴你这个浑蛋！！”

尹丽丽站到一边去，看着泼脏的婚纱和抓乱的头发，气愤不已，对一帮人喊：“给我打！给我往死里打！”

方骏见叶珊要吃亏，将瓜子往地上一扔，直接冲了出去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“警察来啦！警察来啦！”

方骏这一喊，现场更加混乱。想挤到叶珊面前来的刘慧芸被人堵住了。她眼睁睁地看到一个人跑到叶珊跟前，背麻袋似的把她往肩膀上一搭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

刘慧芸起身追出去，马工也想跟上。老莫一把摁住马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就不劳烦您了！”

05

方骏扛着叶珊玩儿命地往外跑，怕后面人追上来，都不敢停。直到彻底地出了婚礼现场，到了外面的街道上，他才把叶珊放下，自己坐马路牙子上喘粗气：“哎哟，累死我了，看你挺瘦的，密度还挺大。”

叶珊疯了似地逮谁咬谁：“有病啊？吃饱了撑的你！”